金谿縣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金谿自宋淳化建邑以來八百三十餘年於茲矣邑志之修凡六景定永樂二志久已不可復睹今所存者嘉靖之王志康熙壬子之張志與夫乾隆辛

未之楊志再搜集前人成書歷覽大概往往決擇嚴則掛漏或多採訪寬則泛濫不少古今異趣各判醇疵甚矣為志之難也歲乙酉余奉

委來視茲篆

大府適有重訂邑志之命蓋以
新志初成猶欲患心以求完善
之意也余薄書鞅掌未獲聆親
鉛槧迺會同僚博方君燮屏李
君蘭圃籌維再四而語之曰陞
永郡邑志乘莫不折衷於史法

特體制攸分面目自殊再則
必協情事惟師古準擇善而
從之義以不拂乎之是公非之心
祛苟同苟異之見以求愜乎稽
羨之舛悉之意毋遺毋濫圖維
厥終庶幾其可乎僉曰善於是

憲須之定式參諸前志之成規不意新志協於體例而止數月既屬稿迺付諸梓金邑為理學名教之區忠賢相望人文贊奕志乘為江右望邑於志尤不忽斯役也持論平講求備而專於已不擾於民時慎求詳之心或者有當於各大憲之心庶夫人之心也梓成謹書數言以弁其首

道光五年歲次乙酉小春月署

金谿縣事長白松安序

原序

金谿爲撫州望邑山川之靈秀人物之瑰奇載於圖牒者兼兩難盡我

朝自康熙壬子編削之後梨棗湮滅繁芿叅錯廢而不續者踰七十載前邑令宋君草創粗訖未成完書今同年萬全楊君來令茲邑下車未暮修廢起墜漸次就理慨然念前志之荒略又重以邑中諸耆彥之請遂網羅放失排纂件繫詳略不苟可以信諸久遠比屬稿成以序來請予細加詳閱端委眉列宋景文有言文省於前事增於昔是志可無愧色矣夫周官小史掌天下之地圖達諸王國所以周知其險阨闊狹掌賢能之書而獻之於王金邑之險阨與其賢能則固古史官之所書以入告者也矧方今

聖天子涵養生息百有餘年士民安居物產豐阜他日太史陳風文獻之徵將於是乎在蓋不獨一邑之光也已因并書之以爲序時乾隆辛未三月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知撫州府事加三級清溪戚振鷺撰

原序

古之爲政者必先察其風謠相其土宜經理其山川考正其貢賦與夫人才之升降鄉俗之醇漓肰後因地布化隨俗致理得以有所藉手自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而圖經始見班孟堅載地理之志而志書始行志固史之類也故修史之難無出於志昔江文通嘗言之矣金谿之有志也肇始於景定一修於永樂再修於嘉靖至我

朝康熙壬子則又修壬子之志几二一爲邑人張士任所纂一爲邑人王有年所纂張志去取疎略不足據依王志頗具史法然志宋元或失之略志有明或失之繁識者病之

念邑爲陸子之鄉名儒才士著述滿家自康熙至於今抑又八十年矣歟志乘一書荒忽踳駁遠遜他邑無惑乎家坤翁之序昭武志以爲樂子正記寰宇晏元獻著典要亦既舉天下郡國之綱而反不能發揮宗國州閭之盛爲可怪也肰則慨故籍之謬悠睇世代之綿邈遺聞令緒表彰修明非鄉邦士大夫之責而誰責歟鄉邦士大夫未遑修而舉之非官司土者之責而誰責歟前邑令商邱宋公削稿粗竟旋以調去余維已巳冬來知縣印視事未幾邑中諸耆秀卽以志事爲請而徵志之檄適至夫志之難於古則病其踈漏於今則病其專徇二者交譏何以證已往而

信將來乎爰走書武林延杭君奕聞丁君誠叔相予屬稿
自壬子以前則取裁於宋元明三史及諸家之傳集省郡
志之可考者自壬子以後則採之名公之贈言國人之公
論必覈其始終當否而後止匪是則從缺毋濫勿持我見
臆其以好惡爲去取也勿持人見懼其以嫌諱爲詳略也
平心易氣凡期年而後成嗟乎以予之寡昧豈敢謂翦繁
芟駁譌錯標題殊尤增益未備遂足以潤太平之鴻業揚
聖治之休明乎亦惟是區區矢公矢慎之心或者備他日輶軒
之採録焉至於因地布化隨俗致理則深有望於後之君
子余不佞敬謝不敏矣時
大清乾隆十有六年歲次辛未八月知金谿縣事加三級萬全
楊文瀾謹序

原序

郡縣之有圖志尚矣蓋圖以知山川形勢而志以知古今善敗故成周之制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凡皆達於朝廷而關於政令不特以資學士大夫之汎覽而已至秦郡縣天下兩漢遂有地里郡國志而唐圖十道宋志九域雖皆依倣成周之志而或有志無圖或以圖合志而未嘗領於王官有司率謂非吏議所急謾不加省後世欲知夫扼塞戶口官方人物升降沿革之詳亦已難矣金谿爲撫之壯邑自宋淳化五年割臨川安仁貴溪之地以爲縣地界饒信盱汝之間山川秀異人物阜蕃風俗淳厚魁傑奇偉之士代有其若象山陸文安兄弟以道學倡東南其徒傅季魯劉堯夫繼之而其道大行於天下厥後葛元喆曾子白之經術朱元會危太樸之文章鄧雯黃晉之忠義皆取重當時流芳後世可以勵薄俗厚風教如景星威鳳孰不願爭先覩之爲快哉及我國朝六合混一萬方會同禮成樂作興道致治庚戌開科取士吳伯宗即以書經魁江西明年廷試復魁天下士予雖不敏洪武癸酉亦以書經魁多士從姪則寧丞樂辛卯又以書經魁京闈是雖朝廷教化作養之功抑亦山川炳靈之所致也方今皇上以聖繼聖俾天下郡縣纂集志書以備觀覽金谿知縣武昌姚君文彧儒學教諭楊君慶同奉命惟謹與邑之儒士彀力一心其纂

集也備其考據也精所記人才消長風俗盛衰上可以明教化之得失下可以知治道之隆替古今文章事實浴草之故如指諸掌誠一代之盛典也書成邑之耆士盧義端劉紹綱將壽梓以傳而俾予爲序予是用述其大端如此永樂十九年歲在辛丑八月初吉前進士邑人徐孟恕書

原序

聖天子嗣大寶位之明年紀元洪熙春三月予奉詔省親南還邑耆老盧義端劉紹綱與邑之士請於予曰縣志成祈先生序而鋟諸梓予不敢辭閱所修志凡建置沿革疆域山川風俗古蹟人物之屬皆準昔太宗文皇帝在御時詔郡縣纂修地志凡例而其中尤加詳焉邑士與諸耆老之用心亦勤矣吾邑地方百里山深水秀習俗淳厚自昔農尚耕稼士務力學隱者有德操仕者有政蹟固非止一人而其間獨有可稱道者元死節之臣待制黃公尋仗義之士鄧烈父子葛氏孝烈二女黃吳二節婦其忠孝節義炳然煥然昭如日月他或未之有也而志則備

書之誠足以爲吾邑後世之光序其志而傳之久遠不亦宜乎嗚呼忠孝者立身之大節也士君子之行莫重於此觀是志者無徒覽其山水古蹟賦咏之美尚景仰前哲以忠以孝是則是傚俾士習益淳風俗益厚則志之作豈徒用其心哉敢以是勸夫邑之人亦豈非義端諸耆老之意耶庸書以爲志序若夫纂修之士與董其事者且列其名於志之右茲不復書奉奉議大夫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兼修國史邑人王英時彥

書

原序

今天下郡邑皆有志志也者所以足文獻徵久遠者也故曰志史之流也宋淳化間始縣金谿由淳化至景定二百六十年而志始作由景定至永樂百三十餘年而志再修永樂以來百三十餘年於茲時則可矣存乎其人是故時者數之綦也人者道之與也四會林侯來宰金谿之明歲是爲嘉靖六年政洽化行興舉文事慨邑志久曠鋭然欲修之顧予不敏強委重焉予邑人也亦嘗念志之弗修前將就泯後將何徵又念侯不可多遇時不可弗乘乃不辭勉爲役以永樂舊志宏治郡志江西通志大明一統志互訂之參攷諸郡邑志體折衷以古史之法由永

樂以前去其不當載者補其不當闕者由永樂以後豐其所當詳者約其所當略者蓋囊括五百六十二年之事爲類五十有四爲卷九首紀建置重邑始也紀天文而天道明矣紀封域而地道著矣紀政教紀典禮紀儒賢紀忠孝而人道立矣一邑雖小事通天下焉三極之道備而天下之事畢矣茲志所係顧不重歟侯之急於是可謂知本矣侯名初字以復起賢科桐岡先生伯子也先生守吳郡以風節名天下侯之砥礪本諸家學其爲政原於吳聲譽上聞行當有名命予方喜志之成又思侯之不可多遇而懼其去也僭爲志序昭侯之烈以告後之人嘉靖六年丁亥冬十二月南禮部祠祭司郎中東石王萬時禎書

原敘

經以衛道而史以翼經三代以前尚矣粤稽周制在王朝則太史掌記時事列國有外史下逮閭史州史皆得達於天子而資採輯焉我

國家道洽政治丕昭成式乃旁咨郡若邑各奏乃志猶是周官周禮之宏規乎

綸音甫下憲檄星馳考厥格人彝言登于天府賢侯白君肅肅祗奉恤厥若爰授簡於余余不敏深慚寡昧固辭弗獲而搦管未敢自信雖然谿初無志之自景定始明永樂王泉坡嘉靖王東石二先生之書佚有後之志蓋可知也迄百餘年間風俗景物名實治革咸足備陳納而觀政教況

大定之餘習尚殊矣徭賦更矣志之惟亟且谿之理學如青田諸君經術如徐王諸君文章大節如葛曾黃鄧諸君宜其振鐸千祀踵接響應志之又惟恐不亟而辭之何歟獨是龍門一書閱數十年而脫稿扶風且易世以成編邑志固近而採訪討論惟艱司馬文正之爲通鑑也令諸人先治長編歐陽之值史館也一時餘墨瑁筆左右樸斲者指不勝屈今執政緇衣頻賦都人士報以白駒致僻居遐壤

聞見寥寥其何能釋然自信乎曰是不然纂修一本實行其所考核者詳裁成去取惟嚴其所筆削者精故提綱十有八挈目支附三十有六首志曰象緯以地輿山川人物藝文之精英騰象於天有欽若之意焉次之疆域乃地之辨方於外而建置山川悉附而相因者也有人以有土故志邑里分土以授民曰賦役版籍以稽戶曰物產以別土宜此皆係于分民者也曰官師乃兼總斯民於上曰良牧爲能子惠斯民者治民事神曰祀典恭已蒞民曰廨宇以濟濟多士嶽降鍾靈曰選舉由兩榜暨列科焉此係于分民而卽係乎分土者也取分民而條列之故志人物而理學名臣仕績忠烈文武篤行節孝隱逸耆德皆其依類者仙釋異聞方伎僑寓附之學宮賢祠城署津梁寺院皆係於分土者而非藝文不傳故類及之詩文賦銘藝文之選又附之凡以貴質毋煩貴雅毋紆毋核實而懷掛漏之慮毋阿徇而干功令之愆事竣展卷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有志於當世托前徽以自明古之聖賢仰稽俯察易象著焉登耗饒乏禹貢悉之詠歌勸懲揆情博物厥惟風雅典故博洽經術條貫莫如周禮顯微闡幽而是非升降係焉是在春秋若夫紹先哲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

義而道有同歸則史以翼經而志又所以維史也余雖不敏其何敢辭倘必俟龍門扶風其人則唐之昌黎宋之涑水尚有遺議所稱三長者誰歟余用是竊自信矣康熙十一年壬子仲冬穀旦

賜進士第知眞定府棗強縣事邑人張士任尹公書

原序

志者志也人心之所極不忘也則志之抒幽也傳信也示勸也其始於古之聖人乎聖人知夫人心抑鬱則政不和平人心疑貳則治不畫一人心苟安偷惰則萬事廢弛災孚不可以終日故明目張胆日與斯人相見照之如日月貞之如四時鼓舞之如雷霆風雨凡有區置至精至析詳略緩急咸得其宜雖千萬世之人心猶將賴之而況於當日乎谿邑之有志流傳已久乃兵燹頻仍幾經沿革今得觀厥成者則鄉先生張公尹翁之力居多癸酉夏四月遣辭命予於余且備悉其絶續之由纂輯之勤且苦而以志書如干卷俾余覽觀之余見其次第秩然詞有體要眞不愧良史之筆若有曲折周詳深合人心幽者抒之信者傳之勸者示之則尤蒭蕘土者之所樂得而與士庶相宣布也蓋志之所載大儒理學名臣事業幽芳異跡逸士騷人可傳可法興起人心者多矣然而奏雅樂于聾瞶之側悖也操舟楫于廣野之中謬也嬰孩而教之跳躍傷於蹶也嘉種而抉其根株遠之枯也且夫政有本末事有緩急民方啼饑號寒而責之曰爾何不習先生之訓雖愚者知其不可也今觀於志首察天道次及地利亦猶唐虞之先欽若而即殷殷於封濬乎乃若詳田畝之數辨賦稅之則

究禾麥之宜考動植飛走之性凡皆人心所日用起居而
不可暫忘者而志俱先及之嗚呼可謂知本務矣夫錢穀
簿書以圖報稱世皆以爲俗吏而其實不盡然善乎先賢
象山先生之言也有云世儒恥及簿書獨不思伯禹作貢
洪範八政首食貨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孟子言王政
亦先制民產正經界是皆可恥乎官吏日以貪猥弊事日
以衆多豈可不責之儒者蹶邦本病國脉無復爲君愛民
之意良可歎也以是想見先生之學之粹有體有用內聖
外王萬世所恃余少聞父師言即知先生之學心竊向往
今幸承乏是邑得與鄉之薦紳先生士庶人共砥礪於先

生之後朝夕刻責內反諸心以誠求夫人之心惴惴焉以
不克盡先生之教爲懼然莅任一稔頗釐剔姦弊捐浮節
耗上體
國計下卹郡民情亦欲實有裨於斯邑而不敢以文章浮飾之
說龐雜其間則是志之所以區畫周詳使人心不至於抑
鬱疑貳而苟安偷惰以有合於聖人治天下之意者庶不
徒托之空言而已乎爰攄鄙意而敘之於簡端

賞

康熙癸酉歲長夏穀旦文林郎知金谿縣事閻中存卷毛

冀坦題